

Mpu Prapanca



NAGARAKRETAGAMA

〔印尼〕普腊班扎 著
徐明月 刘志强 编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爪哇史颂

〔印尼〕普腊班扎 著

徐明月 刘志强 编译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爪哇史颂 / (印尼) 普腊班扎著 ; 徐明月, 刘志强
编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ISBN 978-7-100-12550-5

I. ①爪… II. ①普… ②徐… ③刘… III. ①印度
尼西亚—中世纪史 IV. ① K3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18363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爪哇史颂

[印尼] 普腊班扎 著
徐明月 刘志强 编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2550 - 5

2016年10月第1版 开本 787 × 1092 1/32

201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7

定价: 48.00元

Mpu Prapanca

NAGARAKRETAGAMA

本书参考印尼语版 Prof. Dr. Slametmulyana, *NAGARAKRETAGAMA DAN*

TAFSIR SEJARAHNYA, Bhratara Karya Aksara, Jakarta, 1979

和英文版 Mpu Prapanca, *DESAWARNANA (NAGARAKRTAGAMA)*,

Translated by Stuart Robson, KITLV Press, Leiden, 1995 编译

201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东方文化史” 成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文献

目 录

- | | |
|-----|---------------|
| 001 | 序一 |
| 007 | 序二 |
| 013 | 《爪哇史颂》及其翻译与研究 |
| 019 | 爪哇史颂 |
| 211 | 后记 |

序 一

首先，我衷心祝贺现已成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一员的刘志强教授与人共同完成的作品得以问世，作为外语学院学科出身的学者如何突破所学单一外语语种的知识结构，是中国大多数非通用语种年轻一代学者的挑战，刘志强教授正在努力突破这一瓶颈，在出版其著作《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一书后，又与人合作推出一部科研成果：翻译、研究并出版具有重要史学价值的印度尼西亚格卡温诗体著作《爪哇史颂》(*Kakawin Nagarakretagama*)。这部作品是刘志强教授和他的学生徐明月老师合作的结晶，也是他们的学术团队决心“异军突起”的一个无声的宣言。我为他们的决心和魄力所感动，也为他们的远见卓识和脚踏实地的精神而赞赏！

《爪哇史颂》是印度尼西亚满者伯夷王朝（Majapahit，也译“麻喏巴歇”）的一位宫廷诗人普腊班扎（Prapanca，笔名）所写的赞美诗。全诗共 98 个诗章，译成中文只有 3 万余字。但这部诗作不仅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有无可替代的史学价值。一般而言，古代的宫廷诗人多为御用文人，他们的作品几乎都是为国王歌功颂德，史学价值非常有限。然而，《爪哇史颂》的情况却有所不同。这部诗作的完稿时间是 1365 年，此时作者已进入暮年，隐居在一个名为加玛腊沙纳（Kamalasana）的山村修行，他在诗中隐姓埋名，自称 Prapanca（其真实姓名是 Dang Acarya Nadendra），说自己已离群索居多年，不与朝廷权贵来往。所以，尽管其诗作内容不乏对哈奄·武禄国王（Hayam Wuruk）和满者伯夷王朝的赞颂，其真实性也曾遭到部分人质疑；但是学者们多半认为，其诗作所描写的人和事多为其亲眼所见、亲身所经历，而且是在没有国王谕旨、没有个人功利的心境下创作的，所以其作品的写实主义基调、其客观性和史学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只要细读一遍，便可深刻感受到，这部诗作对满者伯夷王朝最辉煌的时代做了全景式的描述：几乎涵盖整

个马来半岛的政治势力版图，印度教与佛教相安相融的和谐景象，经济和商贸的繁荣盛况，独具民族特色的盛大皇家宗教礼仪和民间习俗，清晰可信的皇家族谱关系，以及哈奄·武禄国王出访、巡游、拜祖、朝圣和狩猎等活动的生动场面，为读者再现了一个丰满的、跃动的、立体的帝国形象，为各相关领域的学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鲜活的史料，使他们会不由自主地以此去比照、核实乃至再思考过去自己由于缺乏史料而自觉空泛的某些观点和尚缺自信的有关论述。我想，也许这正是这部诗作为何已超出文学的意义，可以称为一部“诗史”的缘故；也许这正是从 20 世纪初期以来印度尼西亚人民不懈地争取民族独立和建立海洋大国的动力所在和其梦想支撑的基础；也许这也正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将其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并于 2013 年获得批准的理由。

的确，在毫无修史传统的东南亚海岛国家，一般都缺少一部公认的可靠的国家正史作为相关科学领域的研究参照；在古代的马来群岛国家，绝大多数自称为“历史”（Sejarah, Babad 或 Hikayat）的著作中都夹杂着许多

神话传说，以致难以让人分清现实与想象的界限。严格地说，这些著作都应划归民间文学的范畴，其中虽存在一些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史料，但也难以成为学者公认的历史证据。所以，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史颂》这部14世纪中期间世的“诗史”，尽管作者从未称其为“历史”，虽然其中也有少量的神话传说穿插，但其史学价值却远在爪哇古典文学乃至马来古典文学其他同类作品之上。可以预见，刘志强和徐明月两位编译的《爪哇史颂》的出版对我们印尼—马来学研究领域学者们将是一场春夜喜雨，是一件很值得庆祝的喜事。

《爪哇史颂》是用古爪哇语撰写的格卡温诗体文学作品，这种诗体是效仿印度两大史诗的梵文诗律而创造的一种古爪哇语诗体，是爪哇宫廷文学的主要文学样式。古爪哇语与现代爪哇语区别很大，当然与印尼语和马来语则更是完全不同。一部格卡温叙事诗可以由很多诗章组成，每一诗章由若干诗节组成，而每个诗节由4个诗句组成。一般来说，各个诗节中的4个诗句不讲究韵律，但规定有音步的多种变化规律。从荷兰皇家人类学与语言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译本中还可以大致看出，其每个诗章中有若干诗节，每个诗节中都有4个诗

句；但是却看不出有音步的变化规律和特点。的确，如果翻译成另外一种文字，便几乎无法对译出古爪哇语格卡温诗节中的音步变化。从本作品的印尼语版本中可以看出，全诗仅保留了古爪哇语格卡温诗的诗章序号和诗节序号，而原著每个诗节中的4个诗句则基本上都变成了较为严谨的散文体。其实，这种古体诗即便是翻译成现代散文体，只要是翻译成另外一种文字，也是非常难的。当前，我们国内已经很难找到谙熟爪哇语、更别说是精通古爪哇语的学者了。所以从古爪哇语直接翻译成中文虽然最为理想，但这是不现实的。那么，通过印尼文或英文翻译成中文，便是不得已的最佳选择。刘志强和徐明月两位译者不畏艰难，翻译第一部书便挑了一个硬骨头，他们不但翻译，还要做大量研究性的注释。他们的译文读起来很顺畅，也很有文采，以“信、达、雅”的标准要求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他们为后来者开了一个好头，很值得我们的同行学习和效仿。

此外，关于普腊班扎这部诗作名称的中文翻译《爪哇史颂》我想谈谈心中的疑虑。我知道，本书的译者所采用的书名是沿用前人的。但我不知道，首先采用这个译名的是谁，其根据如何。按理说，哈奄·武禄国王执

政时期是满者伯夷王朝的鼎盛时期，其王国的疆域远远超出爪哇的范围，依照作者的本意他所描述的帝国其政治版图起码涵盖了现在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国土。因此用“爪哇史”限定书名并不合适。其次，无论是古爪哇语的原作，还是印尼文译本或英文译本其书名均不曾用“爪哇”二字。再次，爪哇确实有一部文本众多的史书，名为 *Babad Tanah Jawi*，如果将这部著作的名字直译成《爪哇史颂》似乎更加名副其实。那么普腊班扎的这部诗作的名称究竟翻译成什么更贴切呢？我想，起码要回避“爪哇”二字。是否可以翻译成《帝国史颂》更好些呢？当然，这只是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提出，仅供译者和同行们再译或阅读时参考。

最后，再次祝贺这部作品出版。并预祝这部作品对印尼—马来学研究、对东南亚学研究乃至对东方学研究的同仁们能有更多的帮助。

张玉安

于北京博雅西园

序 二

在马来群岛历史的相关研究中，《爪哇史颂》占有独特的地位。这部作品产生于爪哇，是对 14—15 世纪时统治着爪哇及马来群岛的大部分地区的满者伯夷帝国最伟大的国王哈奄·武禄（1350—1389 年）的诗颂。《爪哇史颂》与《马来纪年》一道，为我们研究这个时代的历史提供了重要信息。

《爪哇史颂》的最早版本存放于印度尼西亚龙目岛马塔兰皇宫，书写于棕榈叶上。1894 年荷兰军队入侵时被带回荷兰，由荷兰学者 J. L. A. 布兰德斯翻译研究。最初存放于莱顿大学图书馆，后 1973 年朱莉安娜女王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归还印尼，现存于印度尼西亚国家图书馆。2013 年，《爪哇史颂》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刘志强教授带领学生把《爪哇史颂》编译成中文的努力是令人称道的，也和该校定位一致——位于中国南方，面向服务东盟。不仅如此，该校肩负让中国（包括华人）了解东南亚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爪哇史颂》的翻译是一个值得肯定的、顺应潮流的举措。

翻译研究《爪哇史颂》并非易举，从19世纪末布兰德斯时代起学者们开始了对它的研究。作者普腊班扎创作这部作品于1365年，研究这部作品除了要求熟练掌握古爪哇语外，还必须对14—15世纪满者伯夷帝国的时空状况有深入的了解。全篇九十八章以格卡温诗体——一种古爪哇语诗体创作而成，对译者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爪哇史颂》讲述哈奄·武禄时期满者伯夷帝国的扩张、管理和统治状况。在帝国名相卡查·玛达的辅佐下，王国扩展到马来群岛的大部分地区。作品专门用一部分的篇幅以歌颂神、歌颂国王开始，反映出王国的政治哲学与佛教—印度教教义紧密相连。与此同时，用大段篇幅描述哈奄·武禄的统治范围及王国领土的延展，

并列举了许多地区名字，这详细的情况描述，是在任何文本从未有过的。

《爪哇史颂》中对于当时满者伯夷王庭中举行的宗教仪式的描述也是一个重要部分。对国王亲自举行的一些古老仪式的详细描述，让我们可以窥见国王虔诚的宗教信仰以及对传统宗教礼仪的维护。通过这些描述，国王的个人特点，性格特征跃然纸上。

很大程度上，《爪哇史颂》价值还在于对麻喏巴歇帝国统治运行的描述。这是作品另一个重要方面——描述麻喏巴歇的统治之道，让我们对其强盛一时的原因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鉴于《爪哇史颂》的贡献和特殊地位，这部作品可以作为东南亚历史研究的重要文本。选择将其翻译成中文可以说是向华语学界介绍东南亚作品迈出的恰如其分的一步。

由刘志强教授和徐明月老师编译的作品，是该部作品的首个中文版本。这部译作对于中国的学者以及想通过该文本研究 14—15 世纪麻喏巴歇帝国、马六甲帝国鼎盛时期东南亚海岛历史的学者来说，是一部至关重要

的作品。

中国学界在很多方面对东南亚古代史的研究由来已久。以北京大学的冯承钧教授（1885—1946年）于20世纪20—30年代的翻译开始。冯承钧教授对东南亚相关历史文本的编译解读包括费信的《星槎胜览》和马欢的《瀛涯胜览》。中国另一位著名学者，南洋大学许云樵教授（1905—1981年）继续了这项工作。许云樵教授在把东南亚经典原著介绍给中国读者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其译作包括《安南通史》《马来纪年》《占城国译语注》等。

这本译著作为对东南亚历史相关文本，尤其是原始资料翻译注解为中文工作的延续，希望其能在中国学生中教授和学习东南亚历史的过程中有所帮助，同时推进对东南亚这一领域的历史研究。

随着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日益重要，以及该地区对中国的重要性提升，翻译东南亚名著的工作也变得重要和裨益良多。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宏大构想，尤其是“新海上丝绸之路”构想，体现了与东南亚地区交流的美好愿望以及所做出的努力。这部作品可以看作是

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交流的重要部分，也是重塑郑和下西洋所构建的文化之路的重要举措。

黄子坚 (Danny Wong Tze Ken)